蜀山劍俠傳/28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八一回　神斧劈兇妖 滅火飛泉 功消浩劫　天環聯異寶 同心合璧 緣證三生

下一回▶

金蟬、李洪方要開口回答田氏弟兄，魔女明殊已接口道：「二位師兄還是慎重些好。采薇大師戒律甚嚴，不似我們修阿修羅法的隨便。萬一拜師之後不令離山，爹爹閉關坐禪，無人守護，一旦仇敵來侵，妹子又不在此地，如何是好？就說許你回來，在這數日之內萬一有變，妹子轉劫多世，不似二位師兄永隨爹爹，從未離開，如憑原設禁制，來了敵人還可應付，如憑本事對敵，妹子比兩位師兄法力要差得多，實是可慮。既與乙師伯說好，還是仍照原議，不要更改，免生枝節。你看如何？」田氏弟兄原因從小便被尸毗老人度去，愛如親生，遇事放縱。久聞白眉門下戒律精嚴，操行尤苦。自己早聽恩師說過，將來必歸正果，難得有此佛緣，自是萬分可喜之事，但恐言行失檢，誤犯規條。心想阿童乃師長同門，又是七矮至交，意欲隨同前往，由金、石諸人轉託阿童照應。聞言轉念暗想：「恩師此次坐關，全憑定力戰勝外來邪魔，所有魔法至寶，均失靈效，無人在側，處境太險。師妹奉命，必須先往光明境，無多停留；再說她那法力，也非鳩盤婆師徒對手。自己雖然強不了多少，但是師父幾件異寶全在手內，至多不勝來敵，專一防護恩師法體，祇守不攻，怎麼也能抵禦。先前又曾說明緩去，不應中途生變。」想了一想，也就終止前念。祇託金、石、李洪三人，如見阿童，請其照應；並請麗山七老勿念舊惡，恩師如受仇敵侵害，在七老飛昇以前，請其隨時相助。三人全都應諾，同起告辭，說：「來日方長，不在多此一二日之聚。」意欲先行。田氏弟兄見衆人和自己一樣，多有一點幼童心性，想到就做：一是惦念金石峽留守諸人，一是急於往見乙休、七老，全都忙

着起身，不便再留，祇得握手殷勤，各道後會而別。

朱文見魔女明殊美麗若仙，對人十分真誠。尤其是對阮徵情癡義重，分明是名義夫妻，不知怎的那等癡法，祇要說到阮徵，便是滿面笑容，好似情發於中，不能自已，卻又不帶絲毫輕浮神態，純任自然。心想：「輕雲師姊近和嚴師兄雖不似魔女這樣，也頗相敬相愛，並無一人笑他們。記得前生恩師妙一夫人和今生師長餐霞大師，曾有讓自己與金蟬先結夫婦，了此情緣，再同轉世之意。自己也爲李洪和霞兒師妹的兩句戲言，堅邀金蟬立誓：儘管深情密愛甚於夫婦，必以童身成道，任轉多劫，必矢雙清。祇要心志不渝，管他人言作甚？何況這班男女同門，均非世俗中人，自己如何偏存世俗兒女之見？以後何不也學他們的樣，索性放大方些，既免金蟬犯小孩子脾氣，也少被李洪、霞兒取笑。」朱文想到這裏，故意對李洪道：「幻波池事完，我便開讀恩師仙示，祇要崔老前輩說得不差，便隨你蟬哥哥同往天外神山共修仙業。你這個小淘氣如去光明境，我和二嫂必以上賓之禮相待。就怕你師父管得嚴，去不成呢。」李洪看出她的心意，笑道：「我本想長侍爹孃膝前，稍承歡笑，爹孃偏不疼我，一年祇許省親一次。難得哥哥嫂嫂們肯疼我，再好沒有。師父又不忌嘴，你們那裏好東西多，祇要文姊真心請客，不是借題發揮，我豁出捱打，偷着下山，也要前去。何況師父頂多說上兩句，還決不會打我呢。」

朱文儘管近來功力精進，因是生自世家，從小嬌慣，師長又極鍾愛，心高好勝，積習難忘，又有一點小性，聞言笑道：「你祇要不怕受責，誰還不願你去？敢打賭麼？」李洪道：「我幻波池事完同去，迹近取巧。等師父休寧島回來，照理不能離開之時，不論明暗，二月之內，如不往你天外神山喫那玉藕，從此見了文姊，決不敢多說一個錯字，並還聽你處罰如何？」

石完在旁接口道：「小師叔常說佛門規條，你和朱師伯打賭喫藕，又是貪，又是嗔，不是犯了好多戒麼？」石生喝道：「石完怎無規矩？告知甄師兄，教你好受！」金蟬知道石完天真爛漫，性又粗豪，語言無忌，脫口而出，也佯怒道：「你對小師叔怎如此放肆？再如冒失無禮，幻波池也不要你去了。」朱文笑道：「上樑不正下樑歪，怎能怪他？」李洪笑道：「石完雖然無禮，話卻說得不差。我一怪他，豈不又動嗔念？我要往尋乙世伯，去見七老，也許不和你打賭，連那光明境也不去了。」說完，一道金光，人便破空飛去。石完本是無心之言，祇當衆人真個怪他；又因甄氏兄弟深知石完渾金璞玉，天真未鑿，平時管教頗嚴，屢說峨眉法嚴，犯者無赦。石完惟恐衆人回去告訴，又見李洪走得太急，越發疑慮，再三央告：「各位師伯叔，寬看弟子年幼無知，把話說錯，下次不敢。」朱文笑道：「不要緊，都有我呢。」石生道：「朱師姊，話不是這樣說。以後門

人甚多，我們又都年輕，如果老是這種樣子，無甚威嚴，過於隨和，以後門人由涎臉變作膽大妄爲，如何是好？你看錢萊，雖是年輕，多麼恭謹。」隨告石完：「今番饒你，下次不可。」石完諾諾連聲，也學錢萊的樣，不問不再多言。貌既醜怪天真，這一矜持，神態越顯滑稽。連錢萊也忍不住好笑，湊近前去，低聲說道：「師弟無須這樣，你祇要少開口，遇事請問一聲，便不妨事了。」

石完本和錢萊交好，方要開口，衆人忽見前面山凹中本是雲霧瀰漫，忽然波翻浪滾，雲如奔馬也似往四外散去。衆人本是聯合同飛，且說且行，遁光迅速，已經飛到貴州邊界，離金石峽祇數百里。前行不遠，便是邊嶺主峰雲霧山，那一帶山嶺雜沓，林莽縱橫，乃邊嶺最幽險的所在。沿途除偶然發現山人而外，往往二三百里不見人煙。衆人先見山勢險惡，瘴氣濃厚，當中卻結着那一片雲霧，已經奇怪。尤其朱文從小便隨餐霞大師行道，經歷較多，一見那雲無風自開，又是四下分散，那等快法，首覺有異。因自己隱形法爲人破去，尚未修煉復原，忙告金蟬：「速將遁光連人隱去，看清形勢再說。反正無事，如是妖邪一流，就便除害，豈不也好？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衆人遁光纔隱，雲霧已全散盡，下面現出一條山谷，四外均是密壓壓的森林佈滿，那山谷便藏在方圓數百里的森林中間。山本不高，再喫那原始森林遮蔽，下看一片蒼綠的樹海起伏如潮，片石寸土也看不見。祇谷外一片平地，廣約百畝。當中危崖突起，約有五六十丈高下，中藏天生石門，高廣竟達十丈。崖頂平坦，上下壁立，草樹不生，卻有兩條瀑布，由崖頂兩頭相隔里許的叢樹中奔騰而出，齊往崖前交合，化成一條寬約二十多丈的大瀑布，凌空飛墮，恰將谷口天生石門遮住。下面是一水池，約有五六畝大小，比瀑布略寬，恰巧接住。如非空中注視，決想不到瀑布後面藏有谷口石門，進去八九丈，內裏還藏有那大一條山谷。最奇的是谷中地勢，比外面低了約二三十丈，谷中卻沒有水。谷並不深，長約里許，便到盡頭。通體圓形，兩邊危崖環護，宛如大半個葫蘆橫臥地上。盡頭處一段，寬祇一二丈，裏面似有一洞。

衆人俱都好奇喜事，見那收雲之法，雖不似妖邪一流，卻也不是玄門正宗法術，立意往探。因料這等形勢，上空多半設有禁網。金、石二人更因以前尋找洞府，踏遍西南諸省，邊嶺上空曾經飛過多次，從未看見這等景物。分明內中有人，當地一向都在禁法掩蔽之下，不然，憑金蟬目力，多厚雲霧也能透視。方纔雲開以前，怎會看不見下面景物，那雲收得極快，晃眼無蹤，四外不見一點殘雲斷絮，谷中主人如非善良，必不好鬥。二人便用傳聲商議好了，不由谷中心往下直降，先往側飛，裝作飛過，然後緩緩飛回，往谷外空地落去。剛一落地，便見石門高矗，瀑布又寬又大，大幅銀簾匹練自頂飛墮。石門隱藏在內，作穹頂形，甚是整齊高大。水光耀眼，冷氣逼人，喧聲如雷，震得山搖地動，

勢絕雄奇。衆人貪看瀑布，並未留意。走到崖前，正待試探着穿瀑而入，忽見池上橫臥着一座朱欄長橋，直達瀑後。衆人方想先前這橋怎未看見？心中微動，銀光閃處，瀑布忽似一匹白練珠簾，自頂切斷，直墜池中，立時水勢全收，涓滴無存。當中石門也自現出。纔知那橋直達門內，白石清泉之上，橫臥着十來丈長一道長橋，再喫四外山光樹色一陪襯，看去也頗壯麗。

衆人都在觀察，石生笑道：「這瀑布收得奇怪，主人似有延客之意。就是惡人，我們也不怕他，索性放大方些現出身形，就由橋上步行入內。蟬哥哥和文姊以爲如何？」錢萊打一手勢，意似想和石完穿山入內，相機應付，金、朱、石三人步行進去。金蟬頗以石生之言爲然，隨用傳聲，命錢、石二人穿山入內，不聽傳聲呼喚，不可冒失。二人領命先行，徑由左側崖上石遁飛入。金蟬等三人也到了橋前，把話想好，現出身形，果無異狀，以爲石生所料不差，便同往橋上走去，暗中仍在戒備。三人走到橋中，朱文笑說：「這裏白練垂空，長橋臥水，樹色泉聲與天光雲影交相輝映，這等美景，也實少見。」話剛說完，猛瞥見光影亂閃，同時雷電轟轟，三人立被大蓬紅光裹住，連橋往石門中電也似急飛去。三人原有準備，知落敵人伏中，又急又怒，各縱遁光飛起。朱文剛把天遁鏡取出，還未施爲，紅光一閃即止，仍復原狀。再看人已入門，那條長橋正往來路蛇躥一般退去，晃眼不見。細查谷中，並無異兆，也不知主人心意善惡。因那紅光不帶邪氣，好似主人想要示威，因見三人法寶、飛劍厲害，知難而退。對方既未動手，也就收勢，暗中戒備，仍往前走。這原是瞬息間事。剛把法寶收回，便聽谷盡頭有一女子口音，微帶愁苦說道：「貧道接引諸位到此，並無惡意。祇爲這水門洞爲仙法封閉，已四甲子，谷口設有先師玉龍鏟、風雷針，恐諸位入門觸伏，雖然諸位法寶神妙，於人無傷，終非待客之道。又因前犯師門教規，言動均受禁制，語聲不能外達。如若錯過今天機會，便少脫困之望。那接引神符，祇此一道，沒奈何，祇得把諸位用靈符引了進來。不料仍被誤會，差一點沒將封洞法寶毀去。貧道俞巒，乃幻波池聖姑伽因昔年好友，與現已轉世改名易靜的白幽女，全是至交。請到谷底一談，幸勿見疑如何？」

三人聽出語聲十分嬌柔，口氣不惡，又是聖姑和易靜的前生之友，不知何故被師長禁閉在此，聞言好生歡喜。朱文首道：「我三人無知冒犯，道友幸勿見怪。」說時，金蟬、石生因錢萊、石完已先穿山而入，恐其冒失，引起主人不快，便想用傳聲告知，令其退出，待命而進。口還未開，忽然一聲雷震，谷頂上空一蓬極強烈的紅光一閃不見，同時左崖壁上又是大片金花火星暴雨一般紛飛四射，錢、石二人已由壁中飛出，寶光立隱。三人料知錢、石二人誤觸埋伏，主人難免見怪，方想賠話，假意責備錢、石二人幾句。忽又聽谷底發話道：「多謝諸位好友相助脫離大難，必有以報。蝸居窄小陰晦，先前身

困此間，無法脫身，沒奈何，祇得請諸位近前面談。祇說仙機莫測，諸位雖能出入，那禁制貧道的樞紐仍未出現，下面火山就要爆發，多年推算，尚查不出它的下落，何況外人。心正愁急，沒想到會藏石內，竟被這兩位小道友將它無心破去。諸位不必再進，下面火山就快爆發，待我收完封洞二寶，到了前途，再作長談吧。」

衆人本未停步，谷徑又短，相隔盡頭祇三數丈。見前面乃是一個大隻容人起坐的石洞，本有一片白影，淡雲也似罩住錢、石二人，剛一出現，白影便化成一片紅光，一閃即隱。同時洞中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道姑影子，倩影娉婷，似頗秀麗，祇身上籠着一片紅霧，看不甚真。等到衆人把話聽完，紅影忽散，同時現出全身。這纔看出那道姑竟是披頭散髮，滿臉鮮血，身上綁着六七條火鏈，靈蛇也似，祇一閃，便已燒盡。道姑也便飛起，用左袖掩着頭面，似有愧容，電一般往谷口飛去。衆人看出道姑必是和聖姑伽因同時的女散仙，不知何事犯了師規，被禁在此二百餘年，被這一行人無心解救出困。回顧谷口，石門依然，紅橋不見，道姑也不知何往。便在當地等候，並問錢、石二人如何破禁而出。二人答說：「因聽朱師伯與主人問答，口氣頗好，隨意飛出，祇見身前金花一閃，立即不見，別無所知。」

衆人正談說間，忽見道姑駕着一道紅光飛回，換了一身白衣道裝，縞衣如雪，霞帔霓裳，已不似先前狼狽神態。人本絕豔，遁光又是紅色，互相映照，越顯得朱顏玉貌，儀態萬方。剛一飛到，便急喊道：「地底乃是火口，本早該爆發，因被先師禁閉在此，勉強鎮壓了二百餘年，眼看制它不住，幸蒙諸位道友助我脫難。但是火山仍要爆發，請快隨我走吧。」朱文忙問：「這等巨災大劫，就是附近千百里方圓內無甚人煙，生靈要傷害多少，怎不防止？」道姑面帶愧容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。這裏火口，自從貧道被困以來，日常拼受苦難，每日三次引其向外宣泄，火勢比起昔年，相差已不可數計。祇是地殼逐漸消融，一個時辰以內必要崩塌，所幸災區不大，四外無人；否則，引起強烈地震，更是不得了。」金蟬道：「我們新近學會太清禁制，祇請道友指示火災所在，將四外禁住，引火向上，不令生出野燒，豈不要好得多？」道姑喜道：「我不知諸位道友年紀不大，竟擅太清仙法。這樣再好沒有。貧道如非獨力難支，也早下手了。」石完接口道：「師伯、師叔，錢萊身有六陽辟魔鎧，弟子也不怕火，先往一探如何？」金蟬方說：「這火有甚探頭？」道姑忽似想起什事，忙道：「我還忘了一事，近日地底震勢頗奇，與往常不同，令高足能往地底一探，看看是否有甚異處，好有準備。」金蟬未及答，石完性急，見三人點頭，有了允意，立拉錢萊往地底穿去。

道姑瞥見先前坐處前面，已有青煙由石縫中往外透出，越來越多，先祇一處縷縷上昇，

晃眼多出十來處，煙勢漸急，內有兩處更是向上激射，道姑喊聲：「不好！」隨說：「今日之事，大出原來意料，一個不好，便成大禍。早知如此，我拼身殉此劫，也無去理。請三位道友急速施爲，貧道自往火穴上空相機應付。千萬留意，否則方圓千百里內化爲火海，不知要傷多少生靈了。」三人聞言大驚，忙各飛身而起，一同施展太清仙法，將火穴周圍禁制。本意將火迫成一根沖天火柱，任其自向高空消滅，免傷生靈。因是初經這等險惡形勢，這類太清禁制之术學成不滿一年，初次施爲，未免驚疑。三人正在全神貫注，望見谷中道姑所指發火之處，地上青黑二色的火煙已在滿地迸射，道姑全身紅光籠護，正在施爲，晃眼整座山谷已被煙光迷漫。祇見道姑一條紅影在內飛舞，約有半盞茶時，耳聽道姑大喝：「三位道友，留神妖物遁走！」話未說完，忽見下面連聲嗡嗡怒嘯中，緊跟着天崩地裂一聲大震，整座山谷連地表突然爆裂崩塌，無數大小山石向空激射。喫三人禁法一迫，夾着百丈塵沙，正往原處下壓。就這不到一眨眼的工夫，已聽錢萊、石完同聲大喝。先是一股十來丈粗細的烈火濃煙由火穴裂口沖霄而起，那聲勢之猛烈，從來少見。同時火頭上飛出一個猴形怪物，周身通紅如血，頭和前後心約有數十隻怪眼，金光閃閃，奇亮如電，直似一條血影，帶着一蓬金星，破空直上，火頭隨着向上高起，勢極猛惡，神速無比。緊跟着火裏又衝出一幢冷熒熒的碧光，中裹兩人，正是錢萊、石完。一個手持千葉神雷衝，寶光電射，風輪電旋，正朝怪物追去；一個手指墨綠色的劍光，隨同夾攻，又將靈石神雷向上亂打。霹靂之聲，連同轟轟隆隆的風火之聲，震得山搖地撼。怪物似已受傷，左臂已斷，但那火勢隨同怪物起處，晃眼升高百餘丈，當時滿天通紅。三人萬不料來勢如此快法。又聽道姑急喊：「千萬莫放火妖逃走！」越發驚惶，各將飛劍、法寶、太乙神雷一齊施爲。

那怪物因在地底喫虧，本來想就勢勾動地火，將敵人煉化，不料詭計又被道姑看破，不等發難，先將火穴震開。敵人追趕又緊，斷了一臂，知道不妙，怒發如狂，出來又想到處發火，尋人泄忿。一眼瞥見上空環立三個少年男女，生性猛烈，妄想加害，已經飛過去，又復回身，猛朝朱文撲去。也是怪物該當遭劫，頭一個使遇見照命剋星。朱文早就防備火勢太烈，寶鏡不曾離手，一見怪物出現，天遁鏡首先迎面照去。金、石二人也已發動，各把太乙神雷連珠發出，滿天金光雷火，齊朝前面打去。怪物自然喫不住，見三個敵人更加厲害，好容易衝出寶鏡光霞之外，滿天雷火又連珠打到，情知不妙，將頭一撥，負傷逃走。下面道姑本在法寶防身之下，準備封閉火口。一見怪物不往上走，往橫裏飛去，知道所過之處，不論山石林木齊成焦炭，城鎮生靈盡化劫灰。喊聲：「不好！快追！」不顧下面火穴，跟蹤追去。怪物雖然連受重傷，飛行起來仍如電一般快，所過之處，下面林木立即着火。衆人見勢不佳，忙催遁光朝前急追。那怪物與火相連，始終不曾離開火頭，後半雖被禁法隔斷，但它本身能夠發火，火勢越來越盛。前後數十點金

星，帶着一條火龍，橫空亂雲而渡，不論大小云層，挨近便成了紅霞。下面是隨着怪物所過之處，先起了一條火衝，再往兩旁燃燒過去。

衆人雖然飛遁神速，轉眼追近，但見火勢如此猛烈，怪物飛行又快，既恐追它不上，又恐除它不了，心正愁急。忽聽怪物轟轟連聲厲吼中，前面忽有破空之聲，一道青虹迎面飛來。衆人剛覺眼熟，怪物也真死星照命，分明見後有追兵，前面又有人擋路，不但不怕，反想拿來人出氣，轟的一聲怒吼，火箭般迎面衝去。金蟬、石生遠遠望見青光眼熟，知道怪物厲害，忙用傳聲大喝留意時，祇見青光中飛起一道斧形碧光，一出便自暴長，小山也似，已朝怪物當頭劈下。怪物躲避不及，一聲慘嗥，劈成兩半，還在飛舞，想要合攏逃遁。兩半邊怪物剛往起一合，又有一團酒杯大的暗碧光華由青光中發出。隨聽來人大呼：「諸位道友，勿發太乙神雷，待我除此火妖。」聲纔入耳，碧光已經爆散，化爲千萬點鬼火一樣的碧熒，約有數十百丈大一片，暴雨也似，一下便將怪物裹住。說也奇怪，那麼強烈的火，喫碧熒裹住，當時消滅。祇剩兩半邊紅影，在熒網星雨中左衝右突，轉眼由急而緩，紅影變黑，熒光忽收。空中落下兩片尺許長的黑影，喫先前斧形碧光往下一壓，立成粉碎，斧光也自收去。

來人早已現身，正是黎女雲九姑。金、石二人大喜。雙方相見，正要問話，女仙俞巒忽道：「且喜大害已除，下面野燒將成，我們合力將它消滅再說吧。」說完，回身飛走。九姑見衆人各將飛劍、法寶放起，想逼住火勢，再施仙法滅火。因那火區太廣，開頭一段已成火海，烈焰騰空，滿山林木已被引燃，前面已是六七十里長一條火河，正往兩面延燒，火勢甚猛，衆人救災心急，似頗心亂。九姑忙道：「無須介意，這火容易熄滅。」隨將碧光發出，又化成數十百丈一片碧熒光雨，飛射而下，先將火頭兜住，然後迎着火的來勢往前捲去。所到之處，那麼強盛的野燒，立即全被消滅，祇剩老長一段燒焦的樹木。凌空下視，宛如一條墨龍，蜿蜒于林木綠野之中，將近原發火的山谷一帶方始散開。俞巒從對面飛來，下面火勢也被熄滅。同時身後飛起一條又粗又大的白虹，定睛一看，正是那條瀑布被仙法引來，長虹經天，一直往前飛去，直到火場盡頭，方始停住。俞巒回手一揚，一片叭叭之聲連珠響過，瀑布全數爆散，化爲百十里長一大段寒雲冷霧，往下飛墮；望去直似整條銀河忽然漏底，齊整整憑空墜落。離地二三十丈，方化爲傾盆大雨，往下暴降。下面水煙溟濛，怒濤起伏；上空卻是紅霞麗霄，長空萬里。兩相映照，頓成奇觀。

這時九姑已和衆人相見，驚佩道：「這位仙姑是誰？怎看不出她的家數？早知仙法如此神妙，我也不敢班門弄斧了。」說時，俞巒也已飛回，見面笑道：「事情真巧，方纔發

現先師遺偈留音，纔知一切早已算就。那碧靈斧與陰磷神火珠，正是消滅火怪的剋星。貧道若事前得知，也不致那樣愁急了。我已無家可歸，諸位道友何往？可能同去前面，尋一風景較好之地，稍談片時麼？」金蟬等正要問她來歷經過和九姑何事遠出，金石峽中有無事故；尤其朱文見那女仙和玉清大師神情面貌都好些相似，越發投緣，便同約其回山，再作詳談。俞巒喜諾。

當地離雲霧山金石峽原不甚遠，仍將遁光聯合同飛。金、石二人急於想知金石峽中近況，便向九姑詢問。纔知淩雲鳳由小南極回來，先飛到川邊倚天崖龍象庵，往謁楊瑾，神尼芬陀仍未回庵。匆匆談了幾句，便飛往金石峽，將沙、米二小醫治痊癒。因與鄭八姑路遇，雲鳳知道對頭已往峨眉尋她，因仙府禁閉，未得入內。後又到處尋訪，雲鳳人往海外，不曾尋見。現向同道借來法寶，正在查看，祇要發現蹤跡，立往尋仇。欲請八姑相助解圍。八姑答說：「我自姑婆嶺迴轉蘇州，曾代你細心推算，得知事並無礙，不過如來也頗兇險。此事非我力所能及，便衆同門也難相助。霞兒師妹同了弟子米明娘，現已移居雁蕩山絕頂小天池，正煉禹鼎，優曇大師親爲護法，如往相求，必有解救。再不，往藏邊青螺峪，請求你曾祖姑崔老前輩也好。除這兩處而外，別人卻尋不得。如遇同門兄弟姊妹，不可約其相助，免生枝節，無益有損。」雲鳳醫好沙、米二小，便同飛走，也未說明去往何方。纔走不久，那對頭女仙便帶了他丈夫雷起龍的元神，尋上門來，問知雲鳳已走，還不肯信。說是昨日在她道友洞中用法寶觀察，看出雲鳳現在金石峽，爲二小醫傷，怎走得如此快法？九姑自不便和她說雲鳳受了八姑指點，知對頭法寶笨重，不能隨身攜帶，算準她要起身尋來以前離去，使其撲空。見她不信，便請入洞查看，對她道：「道友不必多疑，淩道友師徒是峨眉門下高弟，又是神尼芬陀器重的人，極光太火，亙古神仙所難渡越的奇險，尚且爲她衝破，通行自如，如真在此，怎會避而不見？祇管回山用那法寶查看，是否真假，就知道了。」女仙聞言，先頗不快。嗣因九姑溫言勸慰，十分禮待，又把誤殺雷起龍之事詳爲告知，責其不該與妖人同流合污，難怪雲鳳妄殺。又說峨眉仙府頗多至寶靈丹，此事祇可設法挽救，不宜操之過急，一個失當，至多兩敗俱傷。何況雲鳳身有至寶，又有許多前輩仙長相助，未可輕敵，何苦逼得兩傷？最好釋嫌修好，設法挽救，或送雷道友轉世，再行度化，比較要好得多。女仙雖未允諾，因見九姑措詞溫婉，方始轉了笑臉，雙方談得頗爲投機。別時忽說起來時路經邊嶺，發現下面石縫中青煙縷縷，地底必是火穴，大約日內火山就要爆發。煙帶邪氣，也許地底伏有怪物，如火魈之類。可惜鬼母朱櫻已經轉劫，不知下落。否則前與此人曾有一面之緣，如將她的碧磷七寶借到一兩件，這場大功德立可成就。休說地火邪焰，便真伏有火魈等類精怪，也必手到伏誅。九姑聞言，想起前向紅花鬼母朱櫻轉劫門人楊原借來的碧靈斧、陰磷神火珠尚在身邊，不曾送還，正好應用，便和她說了。女仙笑答：「事情真

巧，否則我便有心，也無此法力。有此二寶足能成功。」隨即指示機宜，並代算好起身時刻。又說淩雲鳳必定有人暗助，以致行蹤難於推算，必須仍回原處，用那法寶觀察，隨即飛走。九姑便照所說時刻趕來，此時洞中祇乃弟雲翼和石生門人韋蛟留守，不料果將火魈除去，並與衆人巧遇。

金、石二人料知雲鳳必往上說兩處求援，無須相助，祇得罷了。衆人飛行神速，不覺飛到金石峽上空。九姑行事謹慎，惟恐妖黨乘虛往犯，兩條入口均經行法封閉。剛一開雲撤禁，韋蛟便已迎出，說由瀑布傳真，望見師父、師伯同了各位仙長師兄飛來，特出迎接。師徒見面，說了幾句，便同入內。雲翼也剛迎出，同往仙府落座，重新禮敘，並向俞巒請問經過。俞巒面上一紅，嘆道：「說起來，實是慚愧。好在劫後餘生，事已過去，以我所經，爲修道人作一借鑒也好。」隨說被困經過。

原來俞巒以前乃有名前輩女散仙潘六婆愛徒，起初和聖姑伽因、白幽女均甚莫逆。彼時豔屍玉娘子崔盈見她貌美溫柔，人甚和氣，時時請教。俞巒天性溫厚，向不與人難堪。明知崔盈背師淫惡，終因雙方相識在先，雖然輩分不同，情如姊妹。初意還想引她改邪歸正，見面必定婉勸。哪知崔盈淫兇陰毒，非但忠言逆耳，反倒惱羞成怒，想拉她一起下水。暗中勾結妖黨，出其不意，用邪法迷亂心神，以致失身妖邪，眼看同流合污。崔盈忽因殺師盜寶，爲聖姑所困，俞巒還未覺悟。這日正與所交妖道歡聚，坐關多年，快要成道的恩師潘六婆忽然飛降，一照面，便將妖道殺死。俞巒也身受重傷，忙即跪地哀求免死。六婆始而置之不理，隨即入定。俞巒知道恩師脾氣，見自己身在寶光籠罩之下，不能行動，斷定九死一生。祇不知恩師何故突然此時神遊，心中驚疑，憂急如焚。惟恐恩師法嚴，少時連轉人世也難如願，急得跪地痛哭哀求。連跪哭了七日七夜，六婆忽然醒轉。剛看出神情稍爲緩和，有了生機，猛覺精光奇亮，閃得一閃，已被紅雲攝走，晃眼落向山谷中。六婆隨即現身，戟指說道：「以你所爲，本應連元神一齊誅戮。姑念你誤中邪法，失身祇妖道一人。雖曾相從爲惡，迫於無奈，不是本心，又有多年師徒情分。爲此恩施格外，給你兩條路走：一是追還法寶，任你遊魂自去投生轉劫；一是此谷地底有一火穴，再有數十年便要爆發，如能不畏苦厄，在此鎮壓，祇要熬過二百多年，使地火泄去多半，再任發火，你不特難滿出困，還可借此減去許多孽難，成就正果，但這身受之苦，卻非人所能堪。你意如何？」俞巒早聽師父說自身孽重，早晚必遭慘劫，知是因禍得福，立時答應願走第二條路。六婆便命她住在谷底小洞之內，每日三次鎮壓火穴。

俞巒初來，心志卻頗堅定。無如身受太苦，每次鎮壓火穴時，必須按照師傳引火燒身，再以法力煉化，將火氣送向高空化散，免得火毒傷人。貼身雖有仙衣防護，法力又高，

事後無害，當時卻是熱痛難禁。每日三次，那火越往後越厲害，師父又不準離洞一步，勉強熬了幾十年。這日俞巒實忍不住痛苦，算計師父成道坐化已經七日，彼時表面上無甚禁制，意欲出山一遊，尋聖姑、幽女二人相助。不料剛一離洞，便遭雷擊，差一點沒被震死。隨見面前現出一片白光，上有金字，大意是說：俞巒孽重如山，非此不能解免，爲何自背誓約？幸是尋人相助，尚無背叛之意，稍差一點，早被神雷震死。經此一逃，全谷禁制已全發動，從此不到時機，不能出入。否則，谷口埋伏二寶，必生妙用，休想活命。如能洗心革面，照着師傳，將全谷行法封閉，不使外人看出，自在洞中清修，祇要候到四甲子後，火口左近石縫中漸有煙焰噴出，空中也必有人路過，可將其引入谷內，來人自會破法，助你脫困。不過事機瞬息，稍縱即逝，如若錯過，你身被寶鏈綁緊，不能脫身，到時火山爆發，至多逃得元神，連數百年功力也全葬送。那接引來人的靈符祇有一道，現在身後。照我傳授施爲，立化長橋，將人引進。如若事前躁妄，不到時機，發現有人飛過，妄自接引，定必弄巧成拙，連來人也無倖免。如能遵守前言，捱到時機，事完可往幻波池水宮地底，將昔年我命你好友伽因代藏的法寶、靈丹取出，再助新主人禦敵，不久便可成道。看完，光便隱去，身上卻多了七條彩鏈，將其綁緊，除雙手外，休想行動一步。那彩鏈每當鎮壓火口之時，必要發出烈火焚燒自身，端的慘痛無比，好容易纔苦熬二百多年。

這日，俞巒發現石縫冒煙，遙聞破空之聲，忙即開雲撤禁，將人引來。一見來人，竟是幾個少年男女和幼童，最大的看去纔祇十六七歲，心正懷疑，想請到面前談說脫困之策。不料錢、石二人無意破法，身上彩鏈隨同消滅。後又回封火口，聞得恩師所留傳音，指點幻波池之事，並知害她的仇人豔屍崔盈已經伏誅，越發心喜。俞巒心想：「衆人都是峨眉門下，年紀雖小，法力卻高。」有心結納，意欲覓地暢談。及被約來，見洞府美景如仙，石室甚多。想起自己這短短二三百年中，一班師友同道大部轉劫成真，祇剩一好友也在閉關，孤身一人，無處棲止。難得當地景物靈秀，又與朱文、九姑十分投契，想借兩間作爲修煉之用。說完前事，便向衆人示意。朱文豪爽，首先應諾。後想起此是七矮別府，如何自己作主借人？又見金蟬始而面有難色，及聽自己一說，立時隨聲應諾，反更殷勤。俞巒已先稱謝，自己不便改口，知道金蟬爲了體貼自己，勉爲其難，越發不好意思，託故走出，暗取道書錦囊背人一看，不禁大喜。

原來朱文和金蟬海外同修，師父竟有明命，現出字迹。並且女仙俞巒，還是一個去幻波池的好幫手。對於借住金石峽之事，雖未提到，並不見怪，可知無礙。方在高興，忽聽身後金蟬笑道：「好姊姊，這回你同我去，放心了吧？」朱文把身一閃，佯嗔道：「照你這樣婆婆媽媽的神氣，我就討厭。你像開府時對我那樣神氣，多好！」金蟬氣道：「

彼時你見了我就討厭，再不就給我氣受，你還說是好呢！」朱文笑道：「大家好在心裏，又不是世俗中人，被外人看見，是甚樣子？石生弟真好，除卻一味幫你，從不和我取笑。洪弟看見，又該笑我了。」隨聽有人接口道：「朱師姊說得不差。同門雖多，情義也都不淺，但我和蟬哥哥最厚，誰和他好，我就歡喜，怎會取笑？」二人見是石生突然掩來，朱文笑道：「你本少年老成，實在好，否則尊勝禪師的舍利子怎會單被你接去，別人無此佛緣？佳客遠來，你兩兄弟怎麼都出來呢？」石生笑道：「這位女仙真好，她得道已數百年，一點不以老前輩自命，和玉清大師一樣，謙和極了。你和蟬哥哥好，不知怎會被她看出？你們兩個剛走，她便推說要往洞中各處一遊，請九姑姊弟同往，連三個門人也被引去。我借故溜來，看朱師姊背後罵我沒有？」朱文氣道：「你看人家剛來，就被見笑，都是蟬弟鬧的。總算石生弟還好，要是別的同門，傳出去豈非笑話？」石生把小臉一繃道：「我們三人好好的，無非屢生患難，同門義重，說話親熱一點，也是應該，有甚可笑？誰再和你二人取笑，我和他打架如何？」金蟬方呼：「豈有此理！本來無事，是你文姊多心。」

朱文還未及答，忽見韋蛟飛跑出來，高呼：「師父、師伯，快看古仙人留藏的奇珍竟出現了。先師曾有一次在洞中入定，發現出一點迹兆，費盡心力發掘，均未到手。方纔那位俞仙子竟然識貨，一到內洞便指出來。現在寶光已將後洞佈滿，法寶似還不祇一件，收它卻難，人不能近。俞仙子防它遁走，正在行法封閉寶穴。俞仙子說，祇有天遁鏡和玉虎金牌能夠制它。還不快去！」金、石、朱三人聞言大喜，忙即往裏飛進。剛剛到後洞，便見前面俞巒手指一片紅光，將上次走前新開出的一間石室封閉，正以全力施爲。內裏金霞紫焰亂飛亂閃，還有兩道形如龍蛇雲水的各色奇光，帶着風火雷聲，也在裏面往來衝突，隱聞石壁碎裂崩塌之聲。三人暗道：「不好！」忙指寶光衝上前去。忽聽霹靂一聲，前面三團其大如碗的紫色火焰追一道龍形銀光，已將那厚約十丈的崖頂衝破，向空激射而起。朱文一見不妙，一指天遁鏡照將過去，擋了一擋未擋住，僅將裂口封閉。金蟬看見法寶遁走，一着急，放出霹靂劍，身劍合一，飛身直上。那條銀光先被天遁鏡一照，勢已略緩。金蟬看見法寶遁走，紅紫兩道劍光急追上去，圍着一絞，當時收下。那三朵紫焰已先逃走，不知是何法寶，其勢比電還快，晃眼射向高空密雲之中，一閃不見，無法再追。金蟬一看所得之寶乃是一根龍形玉尺，剛往下飛，便聽一片鏗鏘鳴玉之聲。朱文站在石室頂上裂口之處，笑喚：「蟬弟快來！」寶鏡已收，衆人歡呼四起。

金蟬忙即飛落下去一看，錢萊、石生、石完、韋蛟四人，各拿着一件法寶。錢萊拿的是心形玉環，與枯竹老人前贈自己專護心神的天心環形式一般無二。祇是一爲冷氣森森，侵入肌髮；一爲光氣溫暖，照在人身，具有一種陽和之氣，通體生春。彷彿兩環一陰一

陽，可以合璧並用。忙將枯竹老人所賜取出一比，不特大小形式相同，更具互相吸引的妙用，可分可合。知道原是一對，不知怎會分開，陰環被枯竹老人得去；陽環卻被古仙封閉此洞石穴之內，歷時千百年，禁法失效，方始出世。金蟬爲以定數應爲己有，纔有這等巧事，不禁大喜。金蟬便將兩環分開，陽環遞與朱文道：「文姊，你我魔宮裏同共患難，全仗枯竹老仙恩賜，始得脫險。此寶具有鎮攝心神妙用，帶在身上，萬邪不侵。你我每人帶上一環，恰好又是心形，一陰一陽，以後同心努力，共修仙業，不論遇上多厲害的邪法，也難侵害，豈不是好？」朱文見他喜極忘形，情不自禁，隨口說話，全無顧忌，不禁秀眉一皺，微嗔道：「這麼多的人，寶祇四五件，知道是否爲你所有？何況又是錢萊取到，如何隨便送人？」錢萊忙道：「師伯沒有看清，這幾件法寶，弟子等和二位仙姑用盡心力，均制它不住，後來裂頂破壁，相繼逃走。幸虧朱師伯寶鏡一照，纔全落下。並還有一字帖，現在石師叔手內，一看即知，定是師父、師伯與石師叔所有無疑。否則雲道長早到手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金蟬見朱文玉頰紅生，面含薄慍，想起此寶一陰一陽，又是心形，分贈朱文，隱寓同心之意，當着衆人，難怪臉紅。又見俞巒、雲氏姊弟俱都微笑相視，自知失言。方要開口，石生已含笑走了過來，對朱文道：「此寶名爲天心環，與枯竹老人所贈本是一對。陽環應爲文姊所有。蟬哥哥因與文姊累世患難同門，親如手足，情分自比別的同門厚些，你們以後又在一起同修，就此贈你，也是應該，何必客氣？你看這柬帖就知道了。」金、朱二人已看見石生手裏拿着一張青紈仙柬。石生等三人所持法寶也是三寸圓徑的寶環，非金非玉，上刻古篆和天風海濤、雲雷龍虎之形，各具青、紅、黃三色，精光外映，時幻異彩，又是三環合成一套的至寶奇珍。二人先接柬同觀，纔知原來當地最初是秦時修士艾真子所闢洞府，後得到一部天府祕笈，道成仙去。艾真子飛昇以前，推算前因後果，特將平日煉魔鎮山的四件仙府奇珍埋藏後洞石室地穴之內，外用仙法禁制，留賜有緣。除已飛走的兜率火另有得主，不久自知而外，一名天心環，一名玄陰簡，一名三才清寧圈。並說天心環本是一對，當年苦尋陰環下落未得，直到道成前數年，纔知此寶爲東溟大荒山無終嶺青帝之子所有，將來輾轉落一後輩地仙手內，與陽環合璧，得寶的人與艾真子有極深淵源。除已飛去的兜率火外，下餘三寶均歸持有陰環的人隨意領受，任其轉贈，或是自用。柬上附有口訣用法，如以太清仙法煉上六十四日，威力更大。雖未說出得寶人的姓名，與艾真子是何淵源，但歸金蟬所有無疑。

金蟬看完，越發喜出望外。忙和朱文、石生及錢、石、韋諸弟子一同向空跪下，禮拜通誠，叩謝古仙人的恩意，拜完起立。柬上除用法之外，並註明祇玄陰簡祇可一人用，下餘三寶全可分用。便將那玄陰簡轉贈石生，三才清寧圈分贈三弟子：錢萊得天，石完得

地，韋蛟得人。三弟子拜謝不迭。朱文見金蟬喜形於色，高興已極，便笑道：「照仙柬所示，你天仙已經無望，還喜歡呢。」金蟬這次卻留了心，看了朱文一眼，用傳聲說道：「我只想與姊姊永享仙福，長生不老，永不離開，情願和靈嶠諸仙一樣，做一地仙，心滿意足，便大羅金仙我也不換。」朱文偷覷衆人，正在傳觀仙柬法寶，互相讚賞，無人留意，也用傳聲答道：「你真沒出息。我二人如能飛昇靈空仙界，同作瑤池紫府嘉賓，豈不是好？」金蟬笑答：「一受仙職，難免仍有拘束，不過免去每隔一千三百年一次天劫而已，有甚好處？哪似你我上天下地，自在遊行，神山仙境，出入必偕，來得快樂？不論做甚仙人，我只不離開姊姊，於願已足。」朱文見他這等癡法，本想說他兩句，又覺彼此心迹雙清，不過情深愛重，出於自然，誠中形外，不能自禁，也就未再開口。

俞巒本和九姑並立旁觀，忽然走過來笑道：「貧道前後修煉也數百年，三寶卻未見過，但是曾得先師傳授，頗有一兩分眼力。方纔偶來後洞，本意想向主人覓地借居。剛到這裏，見全洞石室雖多，內中門戶甬道俱都相連，祇後洞孤懸，與前面不相連續。彷彿後洞門外，本是通往溪邊的空地，憑空多此一座小石山，石色也與前洞不同，貧道心中奇怪。後問雲道友，纔知她初來此山時，前後洞本是一片，中間也沒有這片空地。後經甄道友看出後洞一帶石壁太厚，穿山觀察，觸動古仙人的禁法，山石憑空中斷數十丈，方發覺這座石洞。又聽韋師侄說起前主人癩師兵解前數年，入定時發現光怪，用盡心力觀察，毫無所獲。雖覺仙人禁制封閉如此嚴密，其中必有藏珍，正搜查問，便遇癩師來犯，一去不回。雲道友姊弟又跟蹤查看多日，終無異兆可尋。祇在今晨微聞金玉交鳴，與隱隱風雷之聲起自地底，但查看不出是在何處，忙於救災，未及探尋。回山正想告知，三位道友便相繼走出，令我就便觀察。貧道本看出這座後洞好些可疑，聞言細一觀察，當初果是空地，經用仙法移來一座小山，再用法力造成石室。又見寶氣隱隱外映，料知出世在即。方囑九姑留意，忽聽雷鳴風吼，忙用法寶剛將洞口封閉，珍藏便即出現。如非事前戒備，錢、石二高足精於地遁，聽貧道一說，立即穿石入內，仗着寶鎧防身，法寶神妙，將其絆住，稍差一步，早被全數逃走。韋蛟又將三位道友請來，居然仙緣遇合，得此至寶，真乃可喜之事。這三件法寶，貧道以前雖無所知，那兜率火的來歷卻是深悉的，爲數不止三朵。昔年聽先師說，此寶乃紫清玉府太虛宮中乾靈燈上所結燈花，被幾位謫降的天仙帶臨凡世，仗以禦邪防身。先後共是七朵，威力也各有大小不同。方纔三朵，單在此山地穴已藏一二千年，威力之大，定必驚人。此與西方佛火心燈的用法功效有好些不同。本是紫虛仙府神燈靈焰，本身具有靈性，能發能收。若能得到前古神油，加以補益，威力更大。發時作如意形，神妙非常。來時聽先師遺偈留音，祇提到貧道與幻波池生前舊友易靜曾有願約須踐，再過兩個多月便須前往。此時她那裏正受強敵圍困，危機四伏。照家師所說，仇敵勢盛，決非貧道所能解圍。內有兩個潛伏東海已數百年的

左道妖人，尤爲厲害。我纔想起兜率火正是破那邪法的至寶，不知怎會被它飛去？道友不久便往幻波池應援，此寶卻在期前出現。仙柬並令道友用太清仙法重煉六十四日，煉成後前往，正是時候。以我猜想，非但今得三寶與此行有關，連那兜率火也決不會被外人得去。貧道先因師命說幻波池不宜早去，無處棲身，纔向道友借居。本想道友出山行道，權代留守，照此形勢，分明成了一路。道友最好日內加功重煉，貧道抽空出山訪友，往返約有一月，回來正當要緊關頭。彼時寶氣精光上衝霄漢，休看道友禁制嚴密，仍然掩蔽不住。雖有云道友姊弟護法，如來強敵，恐難應付。道友應敵固是必勝，無如中斷不得，一經重煉，便趕不上。不煉雖仍能用，比較卻差。貧道趕回時，正當寶氣上昇前後緊要關頭，仗着先師留賜之寶相助護法，或可無事，祇是以速爲妙。貧道現已變計，明日便告辭了。」

金、朱二人知她乃前輩女仙，與聖姑至交，法力必非小可，適纔滅火已見神妙。祇是爲人謙和，不肯炫露，所說必有深意，同聲謝諾。俞巒見衆人對她禮敬，自居後輩，再四謙謝道：「貧道雖然癡長數百年，諸位道友也都歷劫多生，夙根深厚，何況貧道前墮迷途，得附交遊，已爲光寵，如再客氣便見外了。」衆人見她再三謙遜，恭敬不如從命，也全改了稱呼。金蟬並命門人及雲氏姊弟，一齊改稱師伯。雲翼還想謙謝，金蟬知他心意，力言將來必爲引進，方始應諾。石生見錢萊等三人自將三才圈分得到手，便去一旁互相傳觀，各用自身法力演習，看出好些妙用，全都歡喜非常。剛領命行禮改了稱呼，又跑向外面如法施爲。內中石完得的地圈，恰與天賦本能相合，再妙沒有。又經錢萊看出此寶除總名「三才清寧圈」外，每圈上還有古篆，一名天象，一名地靈，一名物神，各有名稱，越發大喜，說笑甚是熱鬧。石生比石完高不多少，也是童心，便趕出去笑問：「你們吵些甚麼？還要經過太清仙法重煉六十四日，纔能應用呢。」石完笑答：「我這個無須，方纔試過，能發風雷五遁，威力大着呢。恐傷仙景，未敢發揮。不信，師叔你看。」說完，揚手一圈五色精光，環繞全身，往地便鑽。被石生一把抓住，笑罵道：「不成材的東西！你知道甚麼？」原來石完先問九姑，知乃姊石慧因女仙楊瑾十分愛重，又以雲鳳多事之秋，特意留在倚天崖，傳以道法。如用此寶，地行更快，任何阻力皆所不懼，想趁衆人煉寶之時，抽空往倚天崖去尋乃姊，聞言方始終止前念。金、朱、俞、雲四人也同走出。

俞巒見石室頂破一洞，下面又陷一深穴，笑說：「這後洞石室本爲藏珍，現已無用，反爲仙景減色，最好移去，在空地上種些花樹，將後面溪流開出一片湖蕩，豈不更好？」話未說完，忽又笑道：「艾仙長真個法力無邊，諸位快請後退。」俞巒說時，金蟬手持仙柬，本打算將古仙人的手澤帶往前洞珍藏，剛出石門走不幾步，柬上字迹忽隱。緊跟

着銀光亂竄，如走龍蛇，柬上忽現好些符籙。心方一動，猛覺手中微震，仙柬忽化作一片銀霞，飛向前去，祇閃得一閃，一聲雷震，由先前寶穴中爆發。那數十丈高大的一座小山石室，忽然拔地而起，在一蓬銀光籠罩之下，電也似急，往前山飛去。同時地面上陷落了一片廣約數十畝的大坑，隨着數十股清泉由內湧出，高出地面好幾丈，化爲好些水柱，向上噴射不已，轉眼便成了一片湖蕩。石完見水直往上漲，便喊：「師伯快將水禁住，漫上岸來，滿地皆水，就無趣了。」朱文也說：「這數十根水柱噴泉，又爲此地添一奇景，果然不令上岸纔好。」俞巒笑答：「不會。文妹你看，這位艾仙長法力多高，相隔近兩千年，先機佈置，如此周密，連水道也全留下，真令人敬佩無地呢。」衆人往所指處一看，原來平湖側面有一缺口，恰與原有廣溪相連。那一帶地勢較高，水順缺口往溪中直瀉，宛如一道兩丈來寬的匹練，銀光閃閃，橫捲而下，水聲浩浩，與那數十根水柱噴濺之聲相應，如奏宮商；又似數十株玉樹瓊林，森列湖心。下面珠飛玉滾，翠浪奔騰；上面靈雨飄空，銀花四射，飛舞而下。端的又好聽又好看，耳目爲之一新，仙法神妙，俱都讚佩不置。

衆人賞玩了一陣，同去前洞。韋蛟又將仙法保藏的佳果珍饈，連同所藏美酒一齊取來，請衆飲食，歡聚了一天。次日子夜，便照師傳結壇，行法煉寶。

俞巒自從藏珍發現，回憶來前乃師遺偈留音，細一推詳，忽全省悟，又驚又喜。立把先前打算借地暫居，靜修些日，往訪一位多年未見的至友，求其相助，到日同往幻波池去的主意改變。本是行家，知道金蟬等剛習仙法不久，雖以福緣深厚，具大智慧，畢竟初次運用；又料用這等玄門最高仙法煉寶，重要關頭，寶光上昇霄漢，必有變故。因此除金蟬等自用本門禁制，封閉上空谷口外，並代設了兩層埋伏；又暗告九姑姊弟暗中留意，使其知道在自己未回以前，發生變故如何應付。九姑聽出事甚艱險，惟恐法力有限，不是來敵對手，好生愁急，再四挽留。俞巒笑道：「我受諸位道友解救之德，豈有不顧之理？未來尚屬難知，祇照仙示遺偈語意，兩月以內必有鉅變。貧道出山訪友，便爲此事而行，我料定必逢凶化吉。祇這三寶關係幻波池之行十分重要，非先煉成不可。我定期前趕回，至多相差三二日。有我所留埋伏，必能抵禦。已和文妹說過，不到萬分緊急，金、石二人千萬不可離開法壇。可將天遁鏡和金、石二弟幾件至寶交與錢萊，拼着天象圈稍減威力，也能抵擋三數日，我和幫手也趕到了。錢萊還有千葉神雷衝，足可無害。可惜仙機難以預測，如能算出所來強敵是誰，更好應付。因爲金、石二弟主持行法，不宜分神，故祇暗告文妹一人。雖有好些不曾明言，行法前已將法寶要過，暗交錢萊，傳以用法，賢妹放心好了。」說罷，作別飛去。

當下由金、石二人主持行法，餘人爲輔。等將法寶煉成，再行傳授。祇要能運用本身元靈與之相合，不消多時，便和二人一樣，由心運用。本來師徒六人各持有一件法寶，均須煉過，也是俞巒想出的權宜之計。照此煉法，錢萊等三弟子功力雖然較差，但經金、石二人煉過之後，法寶威力絲毫不減，錢萊等三人事後不過多用上數日苦功，一樣成就。彼時爲首三人均已無事，便有強敵擾害，也無妨了。朱文本應和金、石二人同煉，因所得恰是天心環，本是一寶分而爲二，兩心相印，如磁引針，中具微妙，朱文功力又高，故此無礙。

九姑姊弟連經憂患之餘，越發膽小謹慎。聽俞巒行時口氣嚴重，先本愁慮，惟恐有失，日夜守伺巡查，一毫不敢疏忽。及見衆人煉了五十來天，法壇所列法寶雖然精光外映，與初見無二，但上空谷口均有仙法禁制，連去外面升空查看，仙法掩蔽之下，祇是一片苗山中常見的森林密莽，深溝絕壑，並看不出一點形迹。已到俞巒所說日限，寶光終未外映，心情稍定。由此每日子夜，均去谷外觀察，均與前見一樣。眼看已是兩月將盡，毫無異處，也未見有妖人侵擾。這日夜間，見法壇上三寶懸向師徒六人面前，反倒精光內蘊，返虛入渾，不似日前寶華外映的強烈情景，料知金、石諸人功力深厚，期前便可煉成。方覺俞巒言之過甚，祇要寶光不透出禁網之上，決可無事。猛瞥見金、石二人手掐太清仙訣，朝前一揚，一口真氣噴射出去，一道銀光同了一紅一藍兩團心形寶光首先暴長。緊跟着，三才圈的天、地、人三環寶光也突然大盛，並還現出風、雲、雷、電、龍、虎、人物、五行、仙遁等各種形影妙用。金、石二人面上立現喜容。當時毫光萬道，霞影千里，照得整座金石峽到處奇輝眩目，精芒電耀，五光十色，交織燦爛，照眼生繽，不可逼視。雲氏姊弟纔知寶主人連日先用本身真氣將它凝鍊，當晚無心中試驗威力，不料功候尚差，求進太切，一發不可復收，非到功候精純，尚難由心運用。雖然到時一樣煉成，還可提前些日，但是精光寶氣定必透出禁網之上。俞巒未回，金、石諸人又不能離開法壇，如有強敵來犯，憑自己姊弟的法力，實是可慮。

九姑姊弟心中大驚，忙即飛出查看。剛到峽外，便見當地依舊大片叢林密莽，祇是精光霞彩、寶氣奇輝已經上衝霄漢。在凡人眼裏，雖祇似幾根筆直的雨後長虹矗立林野之上，下垂至地；如在道術之士眼裏，一望而知下面有人煉寶，並還不祇一件。尤其左道妖邪見了，決不放過。想起俞巒前言，心中叫不迭的苦。身受主人救命之恩，如有失閃，何顏見人？預料那寶虹在千里以外都能看見，越想越怕。略爲商議，祇盼俞巒能在來敵發現以前趕回，除此無法。正待飛回，加緊戒備，忽聽東南方破空之聲猛烈異常，從所未聞。心驚側顧，一片紅雲帶着千萬點火星，正由遙天空際急駛而來，看那來勢，便知厲害。想不到寶光剛一外映，敵人便來得如此快法，九姑情急之下，想起身帶法寶頗多，

並有鬼母朱櫻的兩件至寶，連同下面的禁制埋伏，也可抵禦一陣，爲何這等膽小？剛把心一橫，往下飛降，纔進峽口，猛又聽西北、西南兩方異聲大作，鬼哭啾啾，宛如狂潮怒涌，中雜陰風雷電之聲，由遠而近，鋪天蓋地而來。九姑前在黎母門下，曾經見識過強敵的厲害。方在驚慌，百忙中回顧上空，那西北、西南方的碧雲火星直似飛雲電捲，星雨流天，已離當地不遠。來人是誰，也已看出，越發膽寒心悸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以及李英瓊三戰沙紅燕，巧得奇珍，激走丌南公，金、石諸人鬥法幻波池等諸般驚險新奇情節，請看下文分解。